

民 國 革 命 烈 士

彭 家 珍 傳 奇

● 詹 述 權

追贈三大將軍之一

彭家珍字席儒，化名朋錫三、朋嘉禎。一八八八年四月九日出生在四川金堂（今成都市）姚渡鄉。少年時期，受維新潮流影響，隨即轉而接受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一九〇六年加入同盟會，從此獻身於國家民族。曾先後在成都、昆明、瀋陽、北京、天津、灤州、上海、南京等地從事革命活動。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凌晨，以炸清室頑固派首領良弼促成了清帝退位，壯烈犧牲於北京，年僅二十三歲，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七日為彭家珍殉國八十週年，一九一二年元旦，南京臨時政府成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對彭家珍等四川籍同盟會員在辛亥革命中的功績，給予崇高的評價，同年三月下令追贈鄒容、喻培倫、彭家珍三烈士為大將軍，以表彰先烈們的不朽功勳。

成都起義及時脫險

彭家珍從四歲開始學識字，由於他很聰明，

記憶力強，九歲時，從文天祥的《正氣歌》到《四書》、《五經》都能背誦。一九〇〇年彭家珍隨父到成都尊經書院，適逢八國聯軍侵入北京，燒殺擄掠，無惡不作。義和團譁亂激烈的反帝運動遭到血腥鎮壓，清王朝竟然簽訂辛丑條約，使人們看清楚了清王朝賣國害民的本質，無比仇恨帝國主義。當時，其父仕勳欲他適，將彭家珍托囑給其得意門生張培爵。彭家珍和張培爵共同之處，都有正直謙遜的品格，思想至為融洽。二人從研讀呂新吾、黃宗羲、王陽明、李二曲諸人著作中吸取了傳統進步思想，進而學習西方的民主革命書籍，憤恨清廷的腐敗和帝國主義的侵略，皆認為欲救國家民族，非推翻清王朝不可。一九〇三年張培爵支持彭家珍考入四川武備學堂。家珍各科成績優秀，為學堂堂教官張蓬山所贊賞，稱其少年英俊、聰明沉毅，遂以甥女王清貞許配之。一九〇五年張培爵奔喪回家，組織榮昌、隆昌兩縣親友成立「女子放腳會」，引起了家珍重視，遂行返家效法，解除了兩個妹妹裹小腳之苦。家珍除努

力鑽研軍事技術及西方近代科學知識以備報國之用外，并常與張培爵精讀鄒容、陳天華、章太炎的革命文章，因此他的民主革命思想受到了啓迪。一九〇六年，彭家珍十八歲，他在武備學堂以優異成績畢業，被派去日本考察軍事；在東京祕密加入了同盟會。一九〇六年下半年從日本回到成都。這時革命黨人的任務，主要是發展組織和武裝起義。一九〇七年出現了革命黨人武裝起義的高潮，孫中山號召領導了華南沿海四次起義；安徽、浙江則有徐錫麟、秋瑾起義。四川同盟會亦在川南發動武裝起義，失敗後，再次集中於成都，又決定於十一月十四日趁地方高級官員聚於會府成都為慈禧祝壽之際，發動成都武裝起義，城內外相配合，以全殲反動官員。消息為代總督趙爾豐偵悉。趙爾豐立即採取措施，祝壽地點改在了丁公祠，布置全城戒嚴，關閉城門，調新軍入城加強警衛并大肆搜捕革命黨人。家珍事前雖曾參與起義密謀，但由於他的機警，身分未暴露，故得仍以清廷武官之職，奉命率部入城參與抓

捕革命黨人的秘密行動，立即設法通知革命黨人邱志云及張培爵轉告其他革命黨人轉移，大多數革命黨人安全脫險。

前往東北鼓吹革命

同盟會在四川的幾次起義都遭到失敗，多認為力量不足是起義失敗的重要原因。於是，彭家珍決心設法控制更大的兵權以利起義。一九〇九年六月彭家珍被委任為陸軍十九鎮隨營學堂管帶（營職）兼教官，十月升本堂提調，一九一〇年春撤銷了隨營學堂，學生併入雲南講武堂。彭家珍反覆思索，以奉天（瀋陽）乃清王朝的老巢，又近北京，素為革命者抗日、俄之前線；當地民氣可用，南方革命志士多有奔赴。彭家珍遂於一九一〇年三月二十五日起程，由雲南北上，途經安南（越南），他目擊「法人虐待安南之種種殘酷，深嘆安南亡國之苦」；過香港，只見「島上洋房林立，純係英國世界」。這塊祖國江山也改變顏色了，中華若不自強，距安南後塵何遠？仇恨帝國主義的怒潮在他胸中翻滾，勝過眼前洶湧的海浪。

五月初，彭家珍抵達瀋陽後，留住鷄毛店中，將近三個月無職業，盤費漸罄而借貸無門，店又潮濕，使手脚發瘡，求告在瀋陽的鄉友父執，皆遭冷眼，已到了山窮水盡地步。

一九一〇年七月底，由奉天講武堂監督劉介藩委以參加講武堂附設的學兵營左隊隊官兼教練，與當地同盟會也有了聯繫并吸收了黨人商震、程起陸、李培基、李忻、張揆一、張紹璽等加入

學兵營隊；又在該隊發展了熊斌、劉升之等一批人加入同盟會，進而暗暗聯絡了附近駐軍中之革命官兵，宣傳革命，擴充組織，增強了遼東支部的力量，業已遍及東北三省。

駐北大營的藍天蔚、駐延邊的吳祿貞皆當時清王朝協統級（旅長）實權統兵官；黨人張榕已打入趙爾巽總督府任軍事高參；黨人鮑化南、顧人宜兄弟也控制了大量地方武裝；駐京、奉的二十鎮統制（師長）張紹曾則是同情并支持革命的要人；咨議局威望頗高的趙中鵠亦是黨人；議長吳景濂雖屬維新派，但一直與黨人合作較好。

這一大局面，完全是彭家珍參與和直接發動的。如能抓住戰機組織起義，革命確實大有可為。可惜，重要黨人藍天蔚、張榕等之鬥爭經驗不足，為趙爾巽之假開明所惑，坐失起義良機，遂使其後一批黨人被趙用陰謀暗算，革命受到嚴重挫折。

彭家珍由於平時機警幹練，未上此當，因而順利地隱蔽下來，繼續利用合法身分，進行組織發動工作，為下一步東北的武裝起義做準備工作。

截留軍火響應保路

辛亥革命的重要觸發因素是清王朝出賣鐵路主權，引起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強烈反對。一九一一年，四川保路運動爆發，震動了全國。彭家珍預感革命大風暴之將至，對其父促其返鄉同王清貞結婚加以婉辭，復信說：「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九月，他在北京會見了由川來京的老友

陳鳴謙，了解四川保路運動及同志軍起義的詳情後，得其對大局之影響，確認革命即將總爆發。九月底返回瀋陽，與黨人計議東北發動起義的準備。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取得勝利，南方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北方與關外亦陸續響應起義。石家莊第七鎮統制吳祿貞及京滬三十二鎮統制張紹曾，聯合了奉天藍天蔚和已進軍井陘的山西革命軍，組成燕晉聯合起義軍，準備直搗北京。此時，敵我雙方都急需軍火，而清廷正從歐洲購有五千枝步槍，五百萬發子彈，將通過沙俄西伯利亞鐵路轉京奉線，再運武漢以鎮壓革命。

當軍火運到東北後，趙爾巽派他「信得過」的彭家珍押送入關。彭家珍接到命令後，即與學生商震等商量，聯絡第二十鎮的革命官兵施從雲、王金銘等促成該鎮統制官張紹曾在列車通過灤州時截留全部軍火，使清廷及前線統帥袁世凱極為震驚。

彭家珍還利用職權，從天津兵站搞出軍米八百包，軍馬九十餘匹，駁壳槍二枝，子彈二箱，供京津同盟會發動武裝起義之用。又拿出清軍軍用免費乘車車票及半價運送軍用物資的車票，交付在京津的同盟會黨人使用，使革命黨人借此自由往來各地，乃至於攜帶武器，可以通行無阻。他還從兵站抽出了上萬銀元作革命軍費。由於他挪出了兵站大量款項物資，被清廷通緝。他事前化名為朋錫三，從此轉為地下活動。他長期奔走於京、津、滬、奉、滬、寧之間，從未露過破綻。其間，他還在上海參與組織北伐蜀軍的同時，擔任了旅滬同盟會支部軍事會副部長并被選為北

伐蜀軍副總司令。他在上海籌建蜀軍時，潛心研製炸彈技術；蓋以炸彈製作較易，花費較少而威力強大，最適合革命軍困難形勢之用場。

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彭家珍返回北方，任京津同盟會軍務部長。為策應南方各省北伐軍，他積極籌劃，密謀起義。十二月二十五日，孫中山從海外回上海，次日，上海召開歡迎大會。彭家珍於月底趕到上海，孫中山在百忙中抽暇接見他，他談論北方當前情況及京津同盟會工作，亦曾涉及他自日本回國後的經歷，孫中山予以鼓勵并指示其今後工作。彭家珍與奮北返，準備迎接南方北伐軍。一九一二年一月，彭家珍又去南京向孫中山請示報告工作，再次見到了孫中山。

與敵偕亡掃除殘餘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革命政府正式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表明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即將壽終正寢。然而，畢竟帝制統治太久，外來帝國主義勢力又滲透很深，盤根錯節，複雜紛繁，鬥爭更加尖銳繁雜。清王室的頑固派以良弼為首，包括原任軍諮大臣載濤、原軍政大臣善善、原度支大臣載澤、原海軍大臣載洵、原禁烟大臣載偉、曾任軍機大臣鐵良等人在內，組成宗社黨，於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二日正式成立，企圖倚恃上述殘餘勢力，與革命黨人對抗到底，拒不退位。宗社黨關鍵人物良弼是革命黨人的死對頭。為此，孫中山積極準備北伐，於一九一一年一月十一日正式派遣六路北伐軍北上，旬末，彭家珍與京津同盟會堅定份子共同作出誅鋤袁世

凱、良弼、載澤三大「滿奴、漢奸」的決議，由彭家珍報送南京同盟會總部，經孫中山批准。家珍已作好各種準備，首先摸清了良弼起居止的規律；進而又肯定了良弼的幾處住所和辦公地點。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晨，彭家珍寫好遺囑，連同所管革命經費賬目及所餘現金，藏於皮包之中。二十六日（臘月初八）二十二時，他已核實了良弼必將於次晨入室內廷，以領賞「臘八喇嘛恩粥」為名，密議鎮壓南方革命的軍事部署，併得知良弼當晚已去善善處議事等情報後，彭家珍即決定先發制敵，立即去隱蔽地點取回炸彈二枚，二十三時返回寓所中西旅館，然後對鏡化裝，神色自若，將二枚炸彈分藏於外套兩袋內，新式手槍一支插在腰間，帶上現金備用。出室時囑僕人伍煥章說：「我有要事，離京他往，能否短期回來未能預定。你明晨搭車去天津，將我的全部行李交《民意報》趙鐵橋，併住在那裏等我。」又囑伍：「今夜不要留我的任何朋友住我的寢室。」意在避免出紕漏，然後從容出門。

去良弼的紅羅廠新宅本應往西，為避免可能有密探跟蹤，他起初往東，過了幾條街，拐來拐去到了金台旅館，打發馬車去後，持崇恭名片，口稱有緊急公事，要旅館從速安排住處。定好房間，廣即叫旅館備馬車，稱有要事外出。驅車到了良弼新宅前門，恐良弼已離開善善處到軍諮府或回舊宅，驅車先去兩處詢問，均答以未去，一門房說：「良大人一般是回紅羅廠新宅住宿」。於是彭家珍轉向紅羅廠，良弼的守門人告以：「良大人尚未回來，請在會客廳等候」。彭家珍坐

了一會，恐良弼又離善善處他往，不能守株待兔。乃乘車離開。車行未遠，即望見軍諮使燈籠迎面而來，知是良弼回家，遂命同車，先到良弼家門口下車立於門外，擋住進門的路。良弼車到，彭家珍即命良弼的僕役轉呈崇恭名片，口稱：「卑職崇恭，有緊急軍情向良大人報告」，同時兩手伸入大衣袋中握住炸彈。時良弼左脚已下車，復從燈光下審視，覺來人可疑，正欲避之而家珍彈已擲出，當左手欲再取另一炸彈，前彈已經爆炸，當場炸斷良弼左膝，腿無完膚，週身盡傷，倒地昏厥；不幸一彈片由下馬石彈回，擊中家珍後腦，致當場殉國，時為二十七日凌晨二時左右，彭家珍年僅二十三歲。良弼則因重傷無救，於二十八日死去。

良弼一死，宗社黨瓦解，清王室已再無堅持反動到底的首領；袁世凱亦感失掉一大支柱和牽制革命黨人的力量，獨力難撐。更因良弼之被炸而倍懼於革命勢力，遂被迫與其同僚部屬來求共和；革命黨也以本體軍制尚未成系統，主戰不利於安民建政，是以同意南北合議。於此，遂迫使清廷在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宣佈退位。彭家珍一彈之功，為促使滿清王朝二百六十八年專制之結束，為加速民國之誕生，作出了寶貴貢獻。

身後哀榮六次追悼

彭家珍殉國後，同盟會各元老給予高度評價。孫中山在祭全國死義烈士文中和黃興在通電全國紀念烈士文中均稱：「我老彭收功彈丸」。章太炎評他為「獨行奇才」；吳玉章、熊克武等一

百二十人著文評其為「殲除大慝以收統一之速效」和「吾川創建民國之士始於鄒容，成於彭家珍」。民國元老黃復生在民國建元時，主動承頭草擬上報孫中山的《優恤呈文》中，稱彭家珍死事是「促成國民收統一速效的一大功績」。陳憲民、劉揆一、張培爵等二百餘人為之題贈「殺一身以救全國」及「天下英雄，公得其所；平生師友，我獨何堪」等挽辭、挽聯二百餘件，以彰其壯節殊勳。有關彭家珍的追悼會一共開了六次。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南京臨時政府的川籍黨人發起追悼四川死義烈士的大會，以鄒容、彭家珍、喻培倫等為主要對象，孫中山及各部負責人都參加了。同年三月初，孫中山主持追悼全國革命烈士會，彭家珍也是重要對象之一。同月十三日，北伐蜀軍由滬返川到達宜昌，因彭家珍原是該軍的籌備人之一，又曾被選為副總司令，在那裏又開了一次以他為主要對象的追悼會。重慶開過一次四川死義烈士的追悼會，彭家珍是重要對象之一，其三叔、四叔參加了會。四川軍政府正副都督尹昌衡、張培爵專門為彭家珍在成都忠烈祠開了一次隆重的追悼會。彭家珍的未婚妻王清貞堅持要過門守貞，亦於此次會上舉行儀式。北京的追悼會當時與四烈士遷葬同時舉行。

金堂城廂專祠紀念

彭家珍專祠由孫中山任大總統時批准建立，直到一九三八年，在抗日戰爭高潮中才由國民政府遵孫中山生前指示，在烈士原籍金堂城廂鎮立紀念碑及衣冠墓園，建成專祠，由張羣捐贈銀幣三

千圓建立了彭大將軍專祠，并改縣公園為家珍公園；蔣中正等要人共贈十二幅匾額，張羣題寫「彭大將軍專祠」門額；林森、戴傳賢題寫「先烈彭大將軍家珍殉國紀念碑」。祠中匾額有蔣中正題贈的「英姿颯爽」、宋子文題贈的「英名萬古」、「孔祥熙題贈的「萬古長春」、陳立夫題贈的「義烈千秋」、陳誠題贈的「名垂宇宙」、于右任題贈的「彭大將軍」、馮玉祥題贈的「民族英雄」、孫科題贈的「豐功偉績」、李宗仁題贈的「浩然正氣」、何應欽題贈的「浩氣長存」、顧祝同題贈的「千古英雄」、白崇禧題贈的「天下英雄」等十二幅，黑底金字，古樸莊重。

一九八五年以來，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區

政府撥款十萬元以及各方資助九十五萬元共計一百多萬元，重修了彭大將軍專祠、紀念堂、匾額、碑廊、塑像、亭子、墓園等烈士紀念建築物，佔地二十畝。紀念堂共七間，五百平方公尺，長三十公尺，寬十五公尺，鋼筋水泥預製件框架結構，造型美觀，綠色琉璃瓦覆蓋，屋面用混泥土澆注，呈拱背形，顯得古樸典雅，雄勁挺拔，氣宇軒昂。紀念堂四周懸掛着孫中山、章太炎、蔣中正、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陳誠、于右任、馮玉祥、孫科、李宗仁、何應欽、孫穗芳等要人題贈的十三幅金匾，以尊重歷史、實事求是，保持了彭大將軍專祠、辛亥革命文物，發揚了中華民族偉大精神，實現了孫中山的遺願。

中外文庫 六十年落花夢 之四八

喬家才 著

定價台幣貳佰伍拾元

本書為喬家才先生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六十年落花夢、黃埔清黨辯証、附錄方鼎英著黃埔軍校清黨始末、武士敏將軍之死、為鄭介民辯証、徐永昌的傳奇、七七事變回憶、是誰害死戴笠？「情婦」謊言、感懷何應欽老師、感念蔣經國、選禍話當年（悼唐嗣堯談馬漢三之死）、戴笠傳的風波、想當年在敵後，黃埔歷險記、再談戴笠、毛人鳳殺杜長城、念故人哀兆槐、情報珍聞、俄帝侵華具體記述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卅二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叁百餘頁，定價新台幣貳佰伍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